

和我们一同思念父亲的人

马凤起

前不久，哥哥在网上读到一篇笔名“五味子”写的文章——《马克义老师》，是一位学生怀念他的老师、我们的父亲的。辗转联系上，得知作者叫温衍庆，在泊头一家企业退休，今年已76岁。哥说，和我们一起思念父亲的人，就如亲人，一定要上门看望感谢。

周六回老家给父母和姥姥上完坟后，我和哥哥专门看望温伯伯。到了他住的小区，哥哥打电话问详细住址。温伯伯很快下楼迎出来，和我们热情握手。初见温伯伯，比网上查找的照片还有风采。虽满头白发，但精神矍铄，举止儒雅，身材匀称，一看就有着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气质。果然一进门，非常整洁，一尘不染，客厅沙发一侧悬挂着四条屏隶书书法，行书流畅，正楷端庄。一问得知，这是他18年前写的一幅字，如此工整严谨，字如其人。

攀谈中，得知父亲教温伯伯时间并不长，在泊师附中初二第二学期到初二第一学期当班主任，教数学。仅一年，但感情深厚。在温伯伯的印象中，父亲课讲得好，语音洪亮，字正腔圆，板书极其工整；一字一板，清晰简练，讲课细致、严谨、透彻；能让学生声声入耳，入耳不忘。父亲对学生有极强的责任心，甚至有些严厉；做人不张扬，做事尽心尽力，极其认真，批改作业一丝不苟。

温伯伯说，父亲平时是严师，但在舞台上却多才多艺。他还记得父亲在节日的舞台剧中饰演的施洋大律师角色，慷慨激昂，一身正气。他说父亲嗓子好，平时藏而不露，在与泊师的节日联欢会上演唱了一首《有个年轻人》，一鸣惊人。后来在班会上，父亲把这首歌教给他们。说完，温伯伯轻轻唱起了《有个年轻人》，韵律流畅，歌词幽默风趣。词很长，有四大段，没想到时隔这么多年，温伯伯还清晰地记得歌词。这首歌讽刺的是少壮不努力、常立志不落实、老大徒伤悲的人，很有教育意义。看我很感兴趣，温伯伯把自己记忆的歌词发给了我。我在网上查了一下，这是大概1950年代的校园流行歌曲，没找到词曲，恐怕现在会唱的人不多了。

温伯伯的回忆让我们更深入了解了父亲，形象更加丰满。过去常听他的学生说马老师课讲得特别好，可惜我没有听过他讲课。也听他的同学或学生说他在学校大合唱领唱或独唱歌曲、演舞台剧，可惜我从没听他唱过一首歌曲。听着温伯伯深情地吟唱父亲教他的歌，我脑海中浮现出父亲当年意气风发的样子。

温伯伯评价父亲“是一位好老师”，不仅因为父亲课教得好、歌唱得好，更在于他对学生无私的爱。让温伯伯念念不忘的是，父亲曾到他家做家访，“那是我上学的12年中，所有老师对我的唯一一次家访。”令他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，就是因为他在他上初二第二学期，国家取消“九年一贯制”教育实验，泊师附中停办，他们班转到泊一中，而父亲调到了南皮一中。在他们转到泊一中后不久的一天中午，他们见到了从南皮步行10多公里专程来看望他们的父亲。看着父亲裤腿上沾了一尺高的尘土，便知老师是掐着时间匆匆专程赶来看望这些让他放心不下的学生的。父亲急切地询问着他们对新的学习环境是否适应，嘱咐他们要听老师的话、好好学习后，为了不影响他们上课，父亲依依不舍地离去。温伯伯说到现在后悔自己当时小，也不知问问老师吃午饭了没有？或是要到哪里去吃午饭？

父亲一生教书育人，对学生的好我深有体会。有一年得重病在医院刚苏醒，问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“我的课谁教啊？”学生在他心中的分量胜过子女也胜过自己，他教过学生的名字时隔多年仍能脱口而出，他对学生特别有耐心，学生有困难了哪怕自己家里不宽裕也无私资助学生，他盼着他的学生不但成才还要成人。父亲从来没有把当老师作为养家糊口的职业，而是全部身心投入的事业。他把教书育人看得比天大，他对学生比子女亲，所以他才会以时时放心不下的心态关心学生的成长，他才会步行10多公里看望他的学生。

父亲在南皮县是公认的数学权威，但对每个学生来说，父亲不仅教授了知识，更言传身教了如何正直做人、无私奉献。温伯伯的身上便有父亲的影子。他说当年刚参加工作时，一月挣20元钱，觉得给家中贡献不多，吃饭只捡着陈的窝头吃，有鸡蛋每次都让给妹妹们。当年有人给温伯伯介绍对象，也就是和现在的老伴儿张阿姨第一次见面，他就穿戴着工厂干活的工装和帽子，第一句话就是“我一个月只挣20块钱”，就怕糊弄了人家。张阿姨说自己当时挣得比他多，但从没嫌弃过温伯伯挣得少。从张阿姨看温伯伯的眼神，温柔的话语，可以看出老两口琴瑟和鸣，感情深厚。老两口为人平和、乐观、从容、豁达，让人如沐春风，做人做事实在是令人敬仰的表率。

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个小时。我们起身告辞，老两口热情留客。因有事，不便过多打扰两位老人，我们辞别。老两口非得送下楼。车走远，出小区门转弯时，我看见老两口仍站在原地，凝望着我们离开的方向，不由得心中一热。

大浪淘沙，功名利禄过眼烟云。岁月的长河让人忘却许多事情，唯有他人对自己无私的爱铭记于心。我想父亲是欣慰的，桃李遍天下，还有那么多他曾关爱的学生还想念着他，并且在人生的各个时期都在发挥着光和热。

往事悠悠

幽幽墨香，见证着沧州书画爱好者刘长春与两位书画家的师生情缘——

师生情 翰墨缘

本报记者 杨静然

正午时分，运河区沧州文庙西侧的聚雅斋画室里寂静无声。刘长春独坐桌前，时而挥毫泼墨，时而凝神思考，一会儿工夫，一幅清丽飘逸的兰花图就完成了。

店内墙上，一侧是当代著名山水画家贾又福撰写的“翰墨怡情”，另一侧是国画大师尹默绘制的“室雅兰香”。二人都是从沧州走出的艺术家，为中国书画艺术献出了毕生精力。刘长春师从尹默，又曾拜访贾又福求得墨宝。在与两位书画大师的学习交流中，受益终身。

“走上书画这条路，源自两位老师，他们的提携与鼓励，对我的艺术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”这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？近日，刘长春为记者讲述了这段难忘的翰墨情缘。



尹默(左)指导刘长春绘画

拜访名家 收藏墨宝

耳濡目染 翰墨结缘

事情，要从2021年6月起。

一天，时年80岁高龄的尹默先生来到刘长春的工作室——聚雅斋。作为老师，又是亲戚，尹默讲述起年轻时学习绘画的故事。

“先生说，他在天津美术学院上学时，老师一边讲课一边给学生示范画图，老师画的鸡爪草稿都被尹默先生细心保存下来。说到这里，先生告诉我，你现在赶上这么好的学习环境，应更加努力学习，把中国传统国画不断发扬光大……”尹默先生对国画的热爱、对艺术严谨的态度，一直深深影响着刘长春。尤其是那句“传统艺术是万古长青的”，至今令他镂心刻骨。

从求学绘画到中国当代绘画艺术的发展，再到做人做事，二人亦师亦友，意气相投、无所不谈。

尹默先生又谈起了他在沧州一中的同学——当代著名山水画家贾又福。此话一出，也勾起了刘长春的一段记忆。他告诉老师，贾又福曾给他写过一幅字为“翰墨怡情”。先生听后，大为惊讶：“书画艺术大师，一般人求而不得，你是如何得到的？”看着老师惊讶怀疑的眼神，刘长春述说起当年那段往事。

那是2013年，因为爱好收藏，刘长春结识了中国收藏家协会的一位朋友。知道他喜欢书画，在这位朋友的引荐下，刘长春见到了自己的“偶像”——贾又福。

贾又福是我国成就卓著的山水画家，潜心山水画艺术创作和中国画理论研究数十年，师承李可染、李苦禅等多位大师。而且，他还是沧县人。1941年，贾又福出生在肃宁县；1957年，从肃宁县中学毕业；1960年，在沧州一中毕业后考入中央美术学院。现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20多年前就被授予突出贡献国家级专家，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。

能拜访书画名家，何其荣幸。当时，刘长春不免有些不知所措。但见到这位精神矍铄、谦和温润的老人，又不禁生出敬佩之情。

得知刘长春是家乡人，爱好书画，又师从于自己的同学，二人越来越投机，贾又福现场挥毫，欣然题写了“翰墨怡情”和“聚雅斋”几个字。并鼓励他，要好好学习绘画。

刘长春将此翰墨视为珍宝，隐而不言，这段往事也一直深藏于心。

在尹默看来，刘长春学习绘画，条件得天独厚。

刘长春1965年出生在大运河畔的缸市街上，距离运河仅百余米，站在房顶就能看到奔流浩荡的运河。河边的垂柳、水中的油轮，还有那些老街老巷，都是他抹不去的记忆。

“那时，河码头停着两艘蓝色的火轮和很多木船，上面住着老船工，我们经常上船去玩。在河里抓鱼摸虾，河边抓蚬儿，童年的快乐都是在河边度过的。”而今，那些远去的记忆都化作工作室里一件件悠远厚重的老器物，常把他带回时光深处，书画是，牌匾、家具也是。

成年后，他开始研究古玩绘画。耳濡目染，他渐渐喜欢上了书画艺术。

2000年左右，刘长春拿起毛笔学习画画，勤奋与天赋得到了尹默先生的认可，常常教授他绘画技法。在老师的指导下，刘长春慢慢地走上了艺术道路。

但对于刘长春来说，尹默先生不仅是他的绘画老师，也是他的精神导师。

在得知他得到了贾又福的书法作品后，尹默告诉他：“在沧州，贾又福的字画非常少见，你能得到他的两幅墨宝，可谓沧州书画界的幸事。”并建议他将其装裱在工作室内。

按照老师的指点，刘长春将贾又福书写的“翰墨怡情”装裱起来，悬挂在了工作室的墙上。几天后，尹默先生又来到工作室，在这幅墨宝前凝思良久，心生感慨。

许是巧合，尹默先生年轻时曾得到过一幅李可染的作品，名为“翰墨姻缘”，这么多年他一直视若珍宝。一幅是李可染的字，一幅是李可染徒弟的字，两幅作品在先生眼前交错，勾勒出一代代书画家对后代的深情厚望。他深受启发，询问刘长春喜欢什么意境，答曰：兰花。于是，尹默先生回家精心绘制了一幅兰花图，取名为“室雅兰香”，赠给了徒弟刘长春。

这幅作品也被业内认为是尹默先生的绝笔作品，刘长春将其挂在工作室内，和那幅“翰墨怡情”相对而挂、相得益彰。两幅作品、两位国画大师，共同书写了对书画的热爱、对艺术的传承，使得小小的工作室内墨香四溢。

“尹默先生是个了不起的人，他也是我的姑父。姑父偏爱我，不仅教我古文尺牍、绘画技法，还经常教我为人处世、修身志学，深深影响着的人生。”刘长春说。

幽幽墨香 书画情结

从此以后，刘长春把业余时间都倾注到了书画上，一边看着两位老师的墨迹，一边细心揣摩、临习，对“翰墨怡情”几个字越来越有感触。

平日里，刘长春热情豪爽，朋友往来不断，著名篆刻艺术家韩焕峰便是其中之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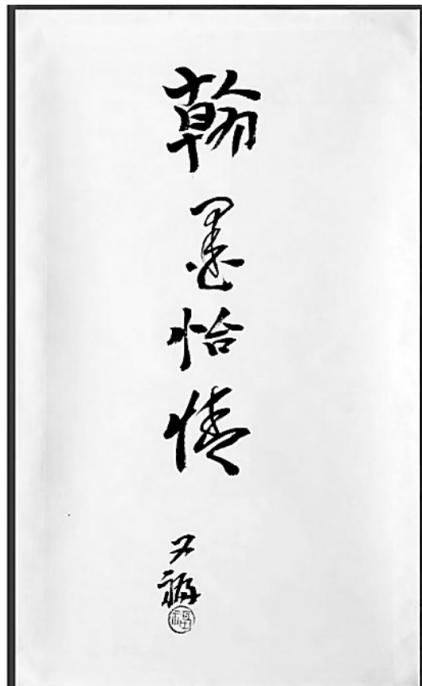
今年6月，老人来到刘长春的工作室，听他讲述了与两位老师的情缘，不禁感慨万千，当即决定为他刻一方印。几天后，老人拿着刻有“翰墨怡情”的印章赠给了刘长春。

看着眼前这位76岁老者拿出精心创

作的“翰墨怡情”石刻，刘长春感动不已，随即绘制了一幅画送给韩焕峰，以表感谢。

一幅字、一张画、一方印，见证了一段翰墨情缘。

刘长春的工作室里摆满了文房四宝、古玩收藏，这些记录着运河往事、老街记忆的物件有他四处淘回来的“宝贝”，也有家里的老物件，已价值不菲。但他最喜欢的还是那幅字、那张画、那方印。看着它们，仿佛就读懂了沧州人对书画的执迷、书画人之间不言而喻的深厚情谊，也读懂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书画艺术。



刘长春拜访贾又福先生(右)并求得墨宝

明末清初 肃宁纺织业盛誉空前

郭九州 杨静然

明末清初，肃宁作为一个小县，棉纺织业曾在全国市场占有率重要地位，被誉为“北土之布，肃宁为盛”。

元代以来，松江（今属上海）逐渐发展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。当时，我国北方的棉纺织业发展较慢，人们只知植棉，不善织棉，生产的棉花运到南方销售，一切穿戴所用的布又从松江运回来。到了明万历年间，情况就改变了，北方的棉花种植和纺织业开始兴起，逐渐影响了松江棉布的生产。尤其在肃宁，当地人专注于种棉、织布，使得纺织业不断进步发展。

明万历年间，著名的农学家、科学家徐光启经过考察和研究，对

肃宁的棉纺织业给予了很高评价。他在《农政全书》中说：“数年来，肃宁一邑所出布匹，足当吾松十分之一矣。初犹莽莽，今之细密，几与松之中品埒矣。”他认为，肃宁生产的棉布可与松江的中品媲美，而且价格便宜。可见，当时的“肃宁布”，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，都已经享誉全国。

徐光启曾寓居天津多年，对肃宁一带的纺织情况有一定的了解。但他也很快发现了肃宁织布的问题，他认为“肃宁布”不如松江织布的质地好，主要是因为“北方风气浮躁”，只有保持一定湿度，“纺线才能紧细，织布才得坚实”。

这一问题也很快被肃宁人发现。在织作销售过程中，他们不

断分析原因、找差距，改进生产流程，最终发明了“穿套织作”来稳定湿度的办法，使得质量有了很大提高。《农政全书》作为一部综合介绍我国传统农学的巨著，对此作了相关记载：“今肃宁人乃穿地窖深数尺，作屋其上，檐高于平地仅二尺许，作窗棂以通日光。人居其中，就湿气纺织，便得坚实，与南土无异。”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肃宁“穿套织作”的办法，是受在京城居住的南方人的启发，那些南方人多在早晚有露水，或是阴天下雨时纺织。于是，肃宁的织布人就在院子里挖一个地窖，织机放进地窖里，人在里面就着地下的湿气纺织，织出的布与南方一样。

这些说法得到后来很多农业研究者的赞同，曾有人著文说：“肃宁人挖地窖纺织的经验，是中国古代纺织注意空气调节的最早范例。”

后来，经过不断改良，肃宁织布在数量和质量上直追松江，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。

历代《肃宁县志》对种棉、织布都有所记载。明万历《肃宁县志》：“起运京库棉花绒一千五百一十斤……本府库白布九十四”；清康熙《县志》：“午夜寒机复与课诵之声唱和……”；清乾隆《县志》：“《广群芳谱》云：肃宁布几同松之中品……”

到了清末民初，由于工艺落后，肃宁织布逐渐退出了市场，再

加上肃宁布商的领军人物，不知什么原因，退出了北方棉布交易市场，从而使“肃宁布”逐渐走向衰落。

但是，织布一直是肃宁的传统手工业，世代传承，从未衰亡。《肃宁史话》记载：“30年代初，有织机5000多台，手摇纺车15000万余辆。”在肃宁，民间一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“东、西柴里的大红薯，幡杆、嘴口的小土布。沙河的西瓜柳庄的葱，前后堤的棉花绳。东、西芝兰好细线，寺上织得好褥面……”至今，上年纪的老人每每谈起肃宁的土布，仍津津乐道。有的还对“地窖子”的挖掘方法、纺线的技艺、织布的操作诀窍记忆犹新。